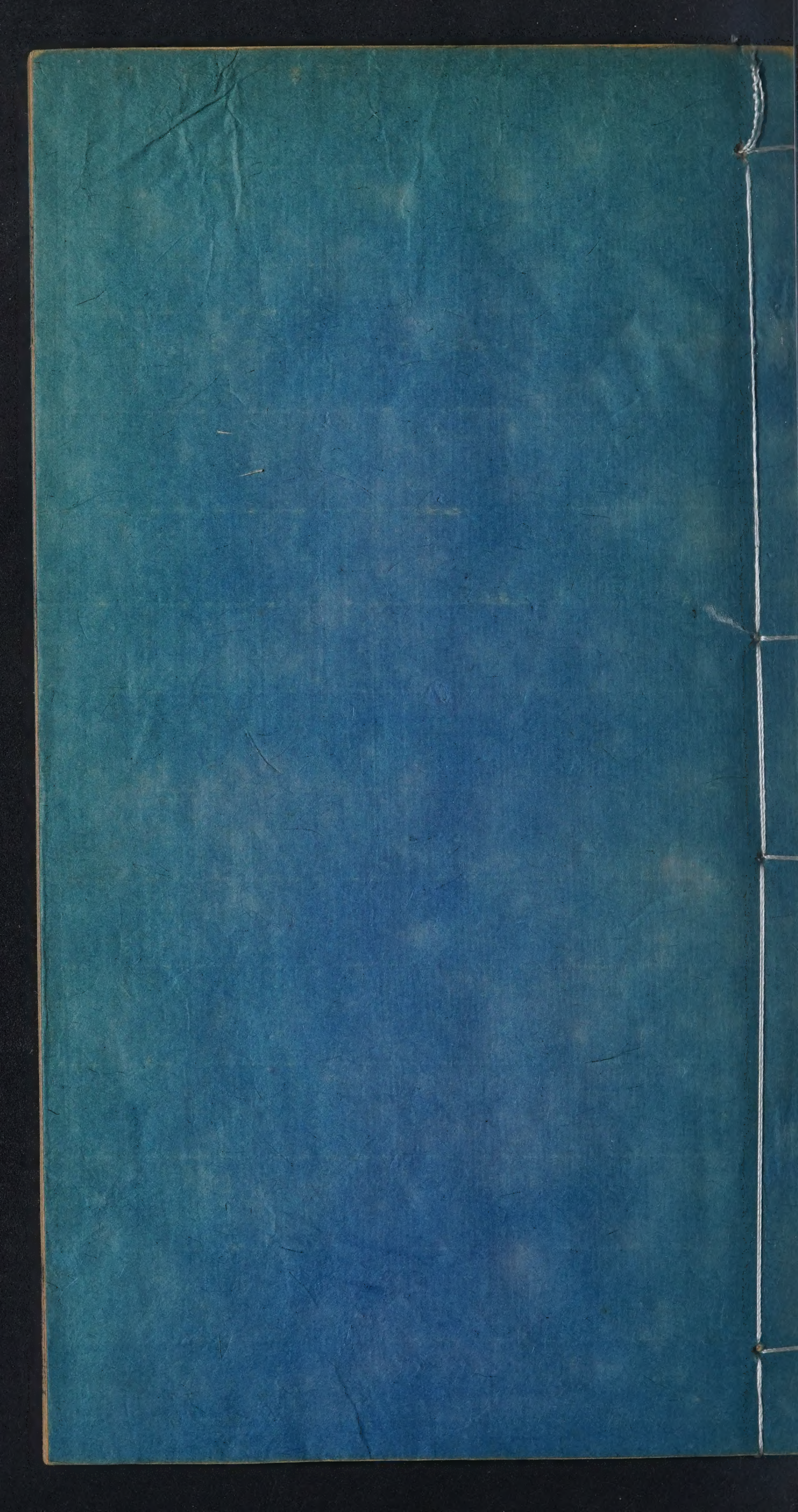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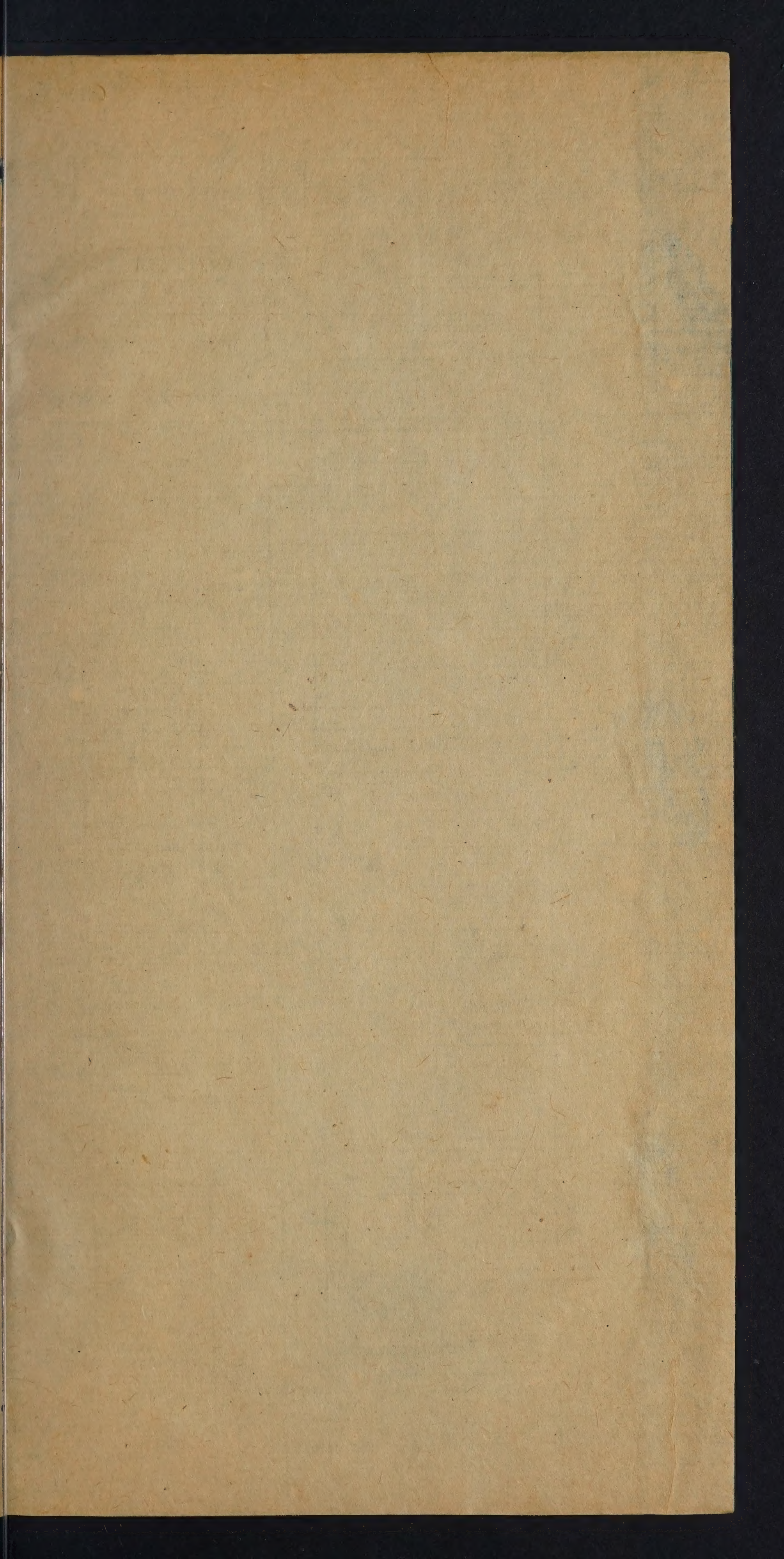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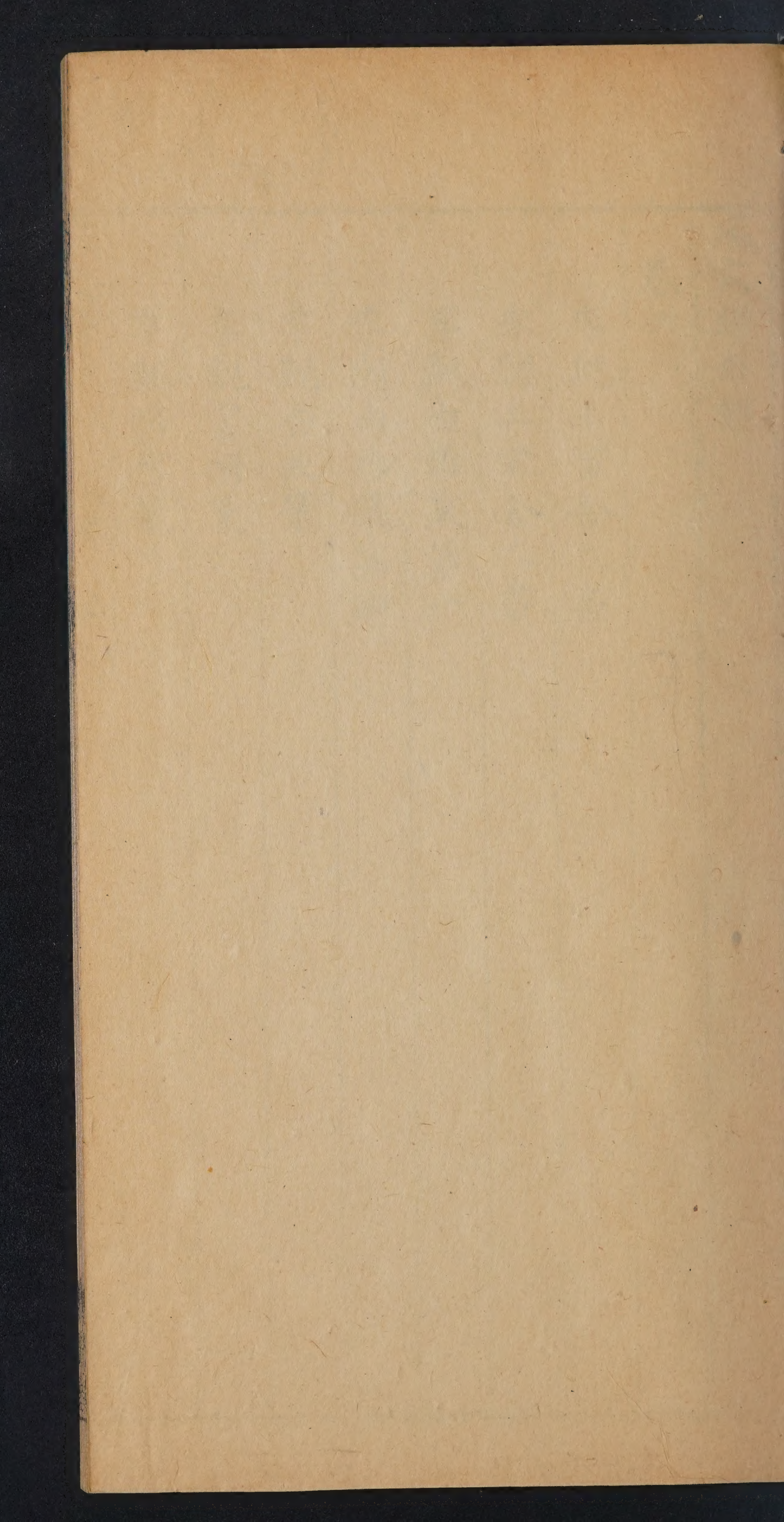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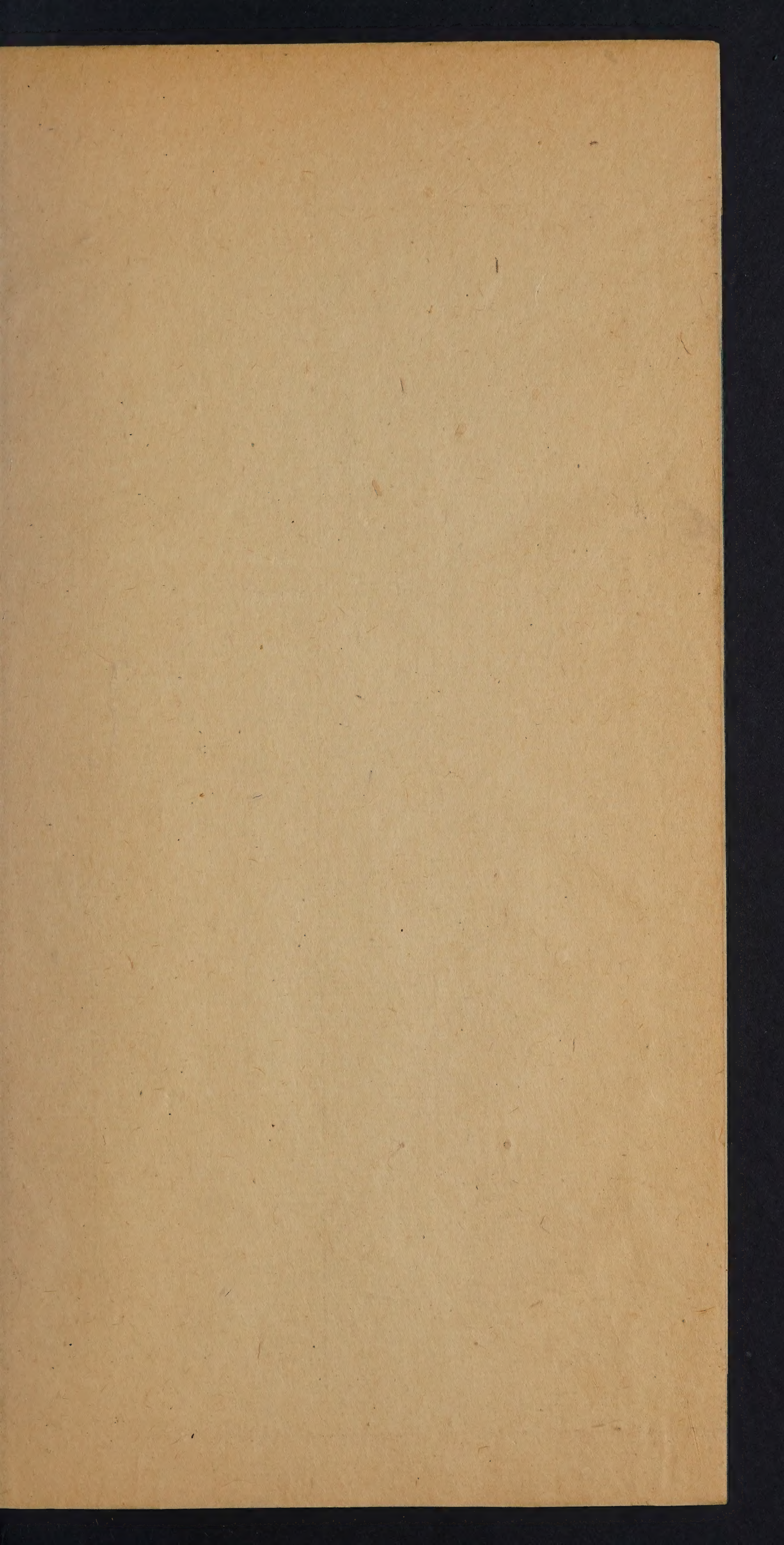










宋文歸目錄

卷六

宋文歸目錄卷六終

宋文歸卷之六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選
古吴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茅坤曰從來妬賢嫉能皆此等念頭釀成

李覯上富舍人書

舍人執事士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為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下之智共謀孳孳焉惟恐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為務故思以一身之賢竊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盡天下之祿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己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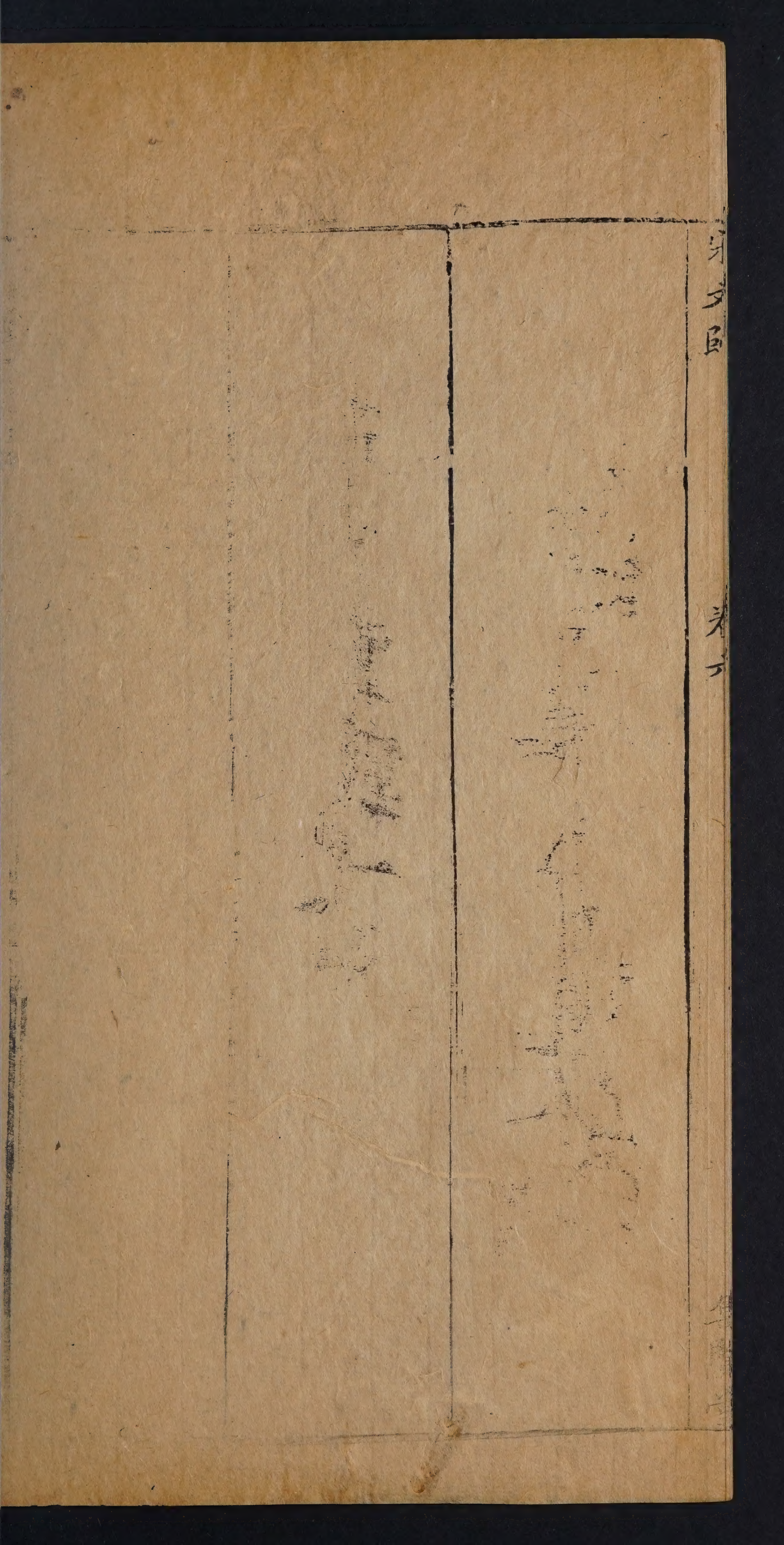
乎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滅私是五尺童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道不勝乎欲也今夫卜相下執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蓋名卿大人引領而願見若飢之食焉以其能言已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求見焉門未入而閽人拒之者有矣謁既上而辭以事者有矣或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雖交而意不通焉遇之以常人問之以常事一面而忝有如道路吁可怪也彼卜相之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士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為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為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貴無益而賤有益

為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忠直賢邪。有志之士。果空瑣瑣於其間邪。覩遠方之人。弛擔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性。而魚鳥之心。懼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踵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為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陳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高出於世。且言誤聽嘗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負雄林。得美仕。是於其心。靡有所不足矣。而以艸茅之微。寘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覩雖非賢焉。敢自匿。故茲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覩資樸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惟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

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極王道之綱製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饑之鋒刼而公之有懷未果中夜長嘆今兹廂篋所具略有存者旅窮無資弗及繕錄執事若於暇日賜之從容當挈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可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溪而不可廬何水之廣而不可魚著書傳道求聞於後世不猶愈於碌碌食衆人之食乎不宣覼慚汗再拜

鍾惺曰高論聳聽使人蕭然不敢輕士

葛震曰。錢於高視大言矣。然措詞結韻。自見醇致。



李覯上宋舍人書

修撰舍人執事覯不肖竊謂文之扵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雜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扵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扵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意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扵水石詠宮闈之辭則志不出扵匳匣文見扵外心動乎中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扵文哉

鍾惺曰。論文字移人甚細。然非有血性鍾情文人。不知此味。

譚元春曰是常理却是奇論

李覯內治第一

男女之際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數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而遷直情忘反其蔽一也堯試舜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爲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哉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或靡敝財利或離析骨肉速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況乎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可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爲禍福

陳仁錫曰女子難養數語盡之

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狎寵則妬不荅則怨憎則有譏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剝宗室或為之棄家嗣或為之易帷薄或為之不修社稷或為之不食妹喜之放桀妲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故内宰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上功緒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不及之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如禮德皆正言皆

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褻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鍾惺曰○寫婦人柔媚性情○文甚奇特○然失之性○而求之教○自是聖賢正論○



評元春曰妙於窺聖人之微

李覯內治第四

女御掌御叙於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妬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爲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嘆於室君子擇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於繼嗣社稷之重事甚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雷次

[illegible]曰文字奇峻有敢言之槩

故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絶。王莽篡之。變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為漢太宗。晉簡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謂之崑崙。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九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意遠矣

鍾惺曰。情也。而禮生焉。禮也。而情在焉。不讀此。不知聖人用意之妙。

鍾惺曰說得可鄙可

李覯安民策第二

或曰令茲京師首善每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可也而州郡之學已薦引之文歟一取之何如曰教而用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於今也教則易為善善而從正國之所以治也不教而易為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偽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狀而捷以捺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况綉繢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為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夙夜之學瀝盡於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為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禁則咨於老吏自受爵之日

為學制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今太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係於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寔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道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芻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係行寔亦同歸於弊矣為朝家之計莫若斥大七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學使士庶人之秀咸在焉擇賢以為之師各經以為之業然以積久毋得擅去

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於耕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絀爵再則削地三則絀爵削地畢矣誠能以得士爲賞失賢爲罰則羣下鮮不一意於詧舉乎尚慮有遺則莫若使大臣得舉所知漢法三公大將軍皆開府辟名豈虛言哉或曰鄕者亦嘗先名譽而故課試矣以其進者

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聖賢有私。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爲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於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末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敝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爲邦之盛節也。

茅坤曰。世有伯樂。不患無千里馬。若以雕繡之文爲善言。則必以矯飾之行爲美德。倘薦舉而不失賢。則掄文又何嘗不得士耶。盱江此論。殆亦吾夫子聽言觀行之極思歟。

[illegible]陽曰確論非矯

李覯富國策第六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為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才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寔。

黄坤曰寫民家之苦使人心惻

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糴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封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於是不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為而作也管仲行於齊李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

不失寔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玆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季矣歲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玆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姧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於賈人至春當糴寡出之則不足於飢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於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君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

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寔則貴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鍾惺曰。平糴一法。固重農抑末之美意也。然無奈農自貧而末自富。使末不為藏蓄之利。則農糴無所糴。糴無所糴。而其苦更甚。嗟乎。為民上者。其亦不違農時。使穀不勝食斯上矣。

鍾惺曰所以疾富只是俗吏不知大體誤

李覯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斂者乎孔子謂旣庶矣富之旣富矣敎之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敎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及其爲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畊也桑皆可蠶也材皆可餝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爲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黜而貧也使

諸君民作節截耳說破其妄自見

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漢武帝時算賈人之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得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疆為事意富者乃疆耶彼椎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葛寓曰疾富民以為蟄強雖賢者猶不免此篇字字針砭

李覯防蔽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誅耳。卒居以佞邪庇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管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於是續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客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毆之然。曷足怪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昏曰臣之愛上而終用之。不照之以明。則雖欲孝宗廟。其如宗廟何。

鍾惺曰。看得人情透甚。

李覯備亂

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何也生無事之時身安而意侈刑弛矣急之則驚欽輕矣加之則怨力未嘗鬬自謂勇心未嘗謀自謂智知兵之利而未見兵之害小不得意則欲翼異而飛矣故曰治之民思亂也處多難之世城者不肆野者不稼彊者僵於戰弱者斃於鐵父毋妻子劫束屠膾然後見兵之害而不獲兵之利奪而有主則將兩其稿矣故曰亂之民思治也思治矣雖中才可得其歡思亂矣非聖人不能弭其漸大禹之戒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智者慮亂於治愚者謂治不復亂悲哉

鍾惺曰。胸中眼中了了然。故筆下鬚眉肝膽俱見。

鍾惺曰論得正辯得明

李覯常語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伯曰天子也安得伯哉皇帝王伯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於帝乙者乎伯諸侯號也伯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繇此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

孫鑛曰字字精透

下之衆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爲衆不失其爲父也子雖爲士不失其爲子也世俗之言王伯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illegible]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駮之謂也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旣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修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末衰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爲西伯伯之盛者而已矣西伯伯而粹桓文霸而駮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駮者也

葛寫曰。正名最確。而文特懸決。



詞克春曰雋秀可挹

李覯野記二篇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爲世戒者作野記二篇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旣數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穫倉廩菽粟耗於馬腹飢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甑釜竈今之絶故賤而更新勢忽講習而鶩奔者有不病其田而空其菽粟者乎

春陽旣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絶澤於不迹之地霧雨所蓋風氣所美苗堅蔓驕生理自若會是而入田畝者則根與稻爭潤葉與粟誇暖角長等碧疑過者之目農人之父病其爲稼害也搯而去之不

遺種火變水腐狼籍道側頓為糞土蕪弗可得矣噫安爾類計爾材不自齒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鍾惺曰風旨冷肰有莊生秋水之致

邵雍無名公傳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

人須論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不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左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鍾惺曰、自寫至人行徑文雖近俚而情實可貴每誦一過銷兇許癡安。

邵雍戒子孫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善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

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鍾惺曰、以善悪論吉凶。妙理參太易之徵。不可作老生常談忽之。

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還湖外恩實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闕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徽衷切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無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為臣寒心姦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為耳目於陛下勉副簡求不能效鷹大於它人以奮進用心雖無媿避已甚孤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欵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及期年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

下。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拓諫者之言。免為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之寇攘。擇湖湘之守倅。俾從征覺。得佐郡符。朕臣粗識義方薄。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九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鍾惺曰。忠臣氣骨。不為遷謫少貶。讀之起敬。

先切曰精 獘洞耿

乞拯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陲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搔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放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為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贓否各徇顔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内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

先計度於出產州郡○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無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鍾惺曰○自是隱憂遠慮○不獨言之仁也○

包極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畀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癯瘠亦不能成無為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遁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寔為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

某坤曰奸黨是公所慮故言之剴切

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眡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圖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責直而嫁禍諭諭眡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竝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蹤叨居言責之

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鍾惺曰。以知人為君盡臣之極思也。

